

山崎奇妹录

上

云中子



山崎
奇妹



目 录

- 第一回 香消玉殒怜妙女 (1)
关山奇险走豪杰
- 第二回 紫烟初试气如虹 (28)
以身涉险渺玉踪
- 第三回 闻噩耗蛟龙震怒 (97)
中奸谋大师归天
- 第四回 朔风似刀除恶贼 (198)
狂子如狼怒恩师
- 第五回 峡谷幽深宿怪妇 (256)
双姝千里赴奇山
- 第六回 四海漂漂增侠影 (327)
五湖漫漫有萍踪
- 第七回 长屋森森闻鬼泣 (405)
暗夜凄凄觅贼踪

- 第八回** 山庄奇诡闻异事 (445)
群雄无奈遁魔头
- 第九回** 展神功黑魔伏诛 (509)
问缘由诸女惊愕
- 第十回** 千古恨情丝难斩 (553)
除凶顽快意恩仇

第 一 回

香消玉殒怜妙女 关山奇险走豪杰

一脉清流曲折蜿蜒，数行垂柳临水依依。油菜花儿黄了，引来蜂飞蝶舞，杜鹃丛丛如火焰，染得山野皆红，正是江南晚春时节。

在这如诗似画的景物中，却有一样甚不协调。

你道是哪样不协调？不为别的，盖因柳林中一位素衣少女。

按理说，依依垂柳，清清江水，一位素衣少女沐浴春风之中，应是极美的了，哪来不协调之感？

但这不协调却是实实在在的，因为那位少女是疯的。

疯少女素衣散乱，飘若败絮，青丝不整，乱糟糟披在两肩，一张本是极俏丽的脸，乌痕遍布，一对妙目圆睁，呆滞且血丝充盈，显得狰狞可怖。

此刻，她一双素手向天，口中发出咿咿啊啊的凄厉之声，仿若责问苍天，人间美好如斯，何以自己是这般模样，这种遭遇！

一对中年夫妇路过，听到这嘶喊，互望一眼，摇头叹息。

男的道：“疯了，真够可怜的。”

女的道：“是东街赵家小翠。”

男的又道：“这段时间，镇上和邻近村落，不断出现这等怪事，这官家管是不管？”

女的道：“官家的事，我们小民百姓，哪里说得清？还是少出早归，关门闭户，管好自家的女儿罢！”

两人说着径往柳林镇自己家门走去。半道上，碰见一位神情惶惶的大嫂，那大嫂问：“王家叔婶，可见着我那苦命的儿？”

王家夫妇道：“见着的，在河边柳树林子里呢！”

赵家大嫂抹着泪，往镇外柳林去了，王家夫妇，则回前街自己家中。

刚到家门，却发现有些蹊跷，大门没拴，是虚掩的，进到里边，内室洞开，桌椅散乱，小儿王喜，横躺地上。王叔忙抱起儿子，连声呼唤，小儿一身瘫软，翻着眼皮，人虽是活的，却说不出话。更令夫妇二人着急的，是不见女儿小莺。前庭后院呼喊寻找，均无小莺踪影，闺房里，还剩下做了一半的女红。想着数月来，频频发生的少女失踪的怪事，王氏夫妇心中一叠声叫苦。

王婶不觉哭道：“天哪，这怎生是好？怎生是好！”

王叔也直着慌，但终究是男人，道：“左右邻里处寻寻看，莫是野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王婶道：“哪里会？小莺这丫头从不喜串门，家里又是这般模样，定是凶多吉少！”说着嚎啕大哭。

哭声惊动了邻居，早有六婆三姑，老伯阿叔过来探问。

问明原委，俱皆吃原，均道无人见小莺来家玩耍。

又有人道：“瞧，这门首泥路上有道车辙印儿！”

众人一看不错，是有车辙印儿，远远通向镇外。

于是大家便一齐沿车辙寻到镇外，但那印痕在镇外不远便没了。而且此处道分几路，没了痕迹，也断定不出车朝哪方去。

王叔抱着儿子，没了理会处，王婶又呼天抢地起来。

众邻居道：“如今哭也无用，还是先回家去，小喜还晕着呢，救醒问问，或可知些端倪。”

重返王家，众人又是喷水又是捏人中，好不容易将王喜弄醒。

王喜小娃儿家，骤见这么多大人神情焦虑地望着自己，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王叔连问：“小喜，小喜，家里这是怎么弄的，你姐姐莺莺呢？”

小喜半晌方回过神来，哭道：“我好好地玩耍，突然觉得胸中发闷，头昏目眩……后来就软倒在地上……我昏迷过去时，好似瞧见，姐姐也摇摇晃晃从房中走出……倒在我身边……模糊中有个人影儿，拿了口大箱子……装上姐姐扛出去……再后边就不知道了……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，眼见这柳林镇上，又添一桩怪案。

一老者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只好又去报官，着官差去察访，我们百姓小民，却无这个能耐。”

众人纷纷称是，于是闹闹嚷嚷，径往县衙而去。王氏夫妇锁了大门，牵着小儿，一路啼哭。

行不到一半，路上又奔来一个衣衫不整，疯疯癫癫的妇

人，又哭又笑，尖声叫喊不已。那妇人身后跟着个半百老者，边拖边哄劝，并黯然垂泪。

众人认得，那是北街李氏夫妻，他们境遇更惨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失踪后倒是寻了回来，却是个死的。那女儿赤身露体，被匪人强暴后抛尸在百里之外的荒山野岭，待官差找着，身子已被野兽噬咬得狼藉不堪。李妻由是疯了。

众人喧嚷之声，惊动全镇，于是又有几家失了女儿之人与之前往，待到官衙，已是黑压压一片。

王氏夫妇击鼓叫冤，县令升堂。

问清缘由，见又是为失女而来，县令张公不禁皱上眉头。

数月以来，他为这一桩桩无头之案，弄得心烦意乱。失踪的皆为妙龄美貌女子，他已着手下差役四出察访，张榜寻人，但找回来的，不是疯了，便是死了，其余的皆踪迹渺然。好不容易平静了十来日，如今又失踪一女，怎不令他又惊又怒。

张县令走到齐刷刷跪着的众人跟前，令其站起，并好言慰抚，道：“本县也为此事日夜心焦，尔等伤痛，岂能不知？本县定派手下全力办理，拿获凶犯，为受害者报仇伸冤！”

听县令已如此说，众人无奈，只得纷纷离去，一路上叹息议论不已。至此，柳林镇包括方圆百里内人家，莫不人心惶惶，户户自危。

张县令见众人散去，仰天长叹，旋即步上公堂，那一张脸铁青起来。

差役们见状，互相窥看，面露惊慌。

果然，县令人在椅上坐定，便一声厉喝，叫差役互相各

击打三十大板，责罚其办案不力。

这一问，差役们没少挨打，人人腿股之上，皆贴着金创药。听县爷下令，又是三十大板，不觉魂飞魄散，一瘸一拐地纷纷跪下，磕头如捣蒜，泣道：“小的们已竭尽全力，无奈贼人实在行踪诡秘，来无影去无踪，老爷便是将小的们打死，也于破案无补！”

县令怒道：“依你们说，这案是无从破起了？难道任匪人猖獗，黎民受害不成？！”

差役中一老班头，磕头道：“小的们也曾为此商议多次，觉得这等事极象江湖黑道上采花淫贼所为。这班黑道魔头，往往行事无耻，且武功高强，要不怎么会来去无踪？以我们这种微末功夫，便是当场撞上，也未必是其对手，莫说救人，便是自身性命怕也难保……”

县令更怒，喝道：“尔等食国家俸禄，便要保一方平安，怎的说出这种话！若你们也降服不了匪人，难道要本官亲自操刀缉拿，岂不笑话？！照此说，那黑道匪类，本地方却是无人能敌能降服的了！”

老班头道：“也不尽然，本地方也尽有能人，只是……”

张县令道：“不用吞吞吐吐，只是什么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只是不知老爷肯不肯屈尊俯就……”

张县令道：“怎的屈尊俯就，你是要本县去求什么人么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老爷为一方父母官，自然不是要你低三下四去求人，只是这个嘛，也得不缺礼数……”

张县令见他弯来绕去，不觉焦躁，道：“便是求人又怎

的？快说是谁！你们非旦办事不力，说话又是这般模样，岂不气煞本官！”

老班头惶恐，再磕头道：“老爷息怒，您老可知江湖上流传的一句话？……”

张县令道：“江湖上的话，我如何得知，你说吧。”

老班头道：“此话是，欲平江湖事，须问两座山，两山若不平，再问水中岛。”

张县令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这两山一岛，在江湖上大大有名，主人都是有通天彻地神功的武林名宿。便是座下弟子，亦身手不凡。若请得动其中一位正主儿下山，要拿获匪人当不难。”

张县令道：“这两山一岛却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两山中的一山，在本县境内，叫青华山。其余一山一岛，却不在本县，一叫铁鹰山，一叫蛟龙岛，此岛却在海上。”

张县令道：“青华山上只一尼庵，又有什么能人了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老爷有所不知，这青华庵老尼圆慧，便是一位高人。相传她年轻时是江湖闻名的女剑客，曾连败黑道青龙、白虎诸帮十八高手，闯下极大的场子。后因情场失意，又加之对世道黑暗不平于心，愤而出家。如今虽七十高龄，但武功丝毫不减当年，且老而弥辣。只是她性情古怪，不知请得动请不动。”

张县令半信半疑，心想，一个老尼姑，本领再大，怕也有限，但事到如今，也只得试一试。便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本官明日就往青华山走一遭。你等起来吧！”

众差役见免了板子，皆大喜，又磕头谢了县令，纷纷站

起。

张县令道：“明日留几个当值，其余的都随我去吧！”

众人均道：“是。”

次日一早，张县令打了轿，一行人浩浩荡荡，往青华山进发。

青华山一去四五十里地，直走了大半日方到。到山下一看，只见一派大山连绵，主峰直插云霄，峰上一庵如豆，那便是青华庵。

张县令望着云缠雾绕的高峰，倒抽口凉气，道：“天色已晚，今日是上不成山了，且找个处所歇息，明日再作打算。”

于是众人便在临近村落，找了一个干净宽敞的农户家住下。农家见是县令亲来，诚惶诚恐，自是尽心伺候不提。

当夜，张县令独居一小舍，夜半醒来，突觉有异，身上凉飕飕的，不知何物当胸横放。一摸，却象是一柄单刀！

他吃惊非小，连忙起身挑灯，一看，果是一柄雪亮的利刀。

那刀锋尖上，挑着一片布条儿，却是从自己小衣上裁下来的。

张县令心头撞鹿，知是贼人警告自己，威胁之意不言自明。

他刚在暗自思忖，那厢差役居处，已闹腾起来。旋即，老班头叩门秉烛而进。

张县令收起单刀，整衣问何事？

老班头道：“老爷，小人们那边有了蹊跷之事。”

张县令一惊，道：“有何蹊跷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阿四起来小解，发现小衣裤俱被人划破，所带兵器，不翼而飞。他叫将起来，我等醒后，掌火一看，众人皆然，俱丝丝缕缕几近赤裸，床头兵器也都不见！”

张县令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脸上变色。

老班头又道：“老爷，眼见是那话儿来过了……”

张县令暗暗点头，道：“这帮狗贼，恁地大胆？……”

老班头声有惧意，颤颤地道：“如此功夫，真如神出鬼没，我看当今江湖，有这等手段的也属不多……”

张县令此时，心中矛盾重重，身为父母官，这桩桩惨案不得不管，但穷追到底，眼见这贼人已发出警告，下一步就是要取项上之头，却又不是玩耍之事。贼人显然是对他们上山请圆慧老尼甚为忌惮，而对这帮无能差役，是毫不惧怕的，故有此举。

他将心中疑虑，对老班头说了，老班头久经世故，对此哪能不明白，点头称是。

张县令道：“这如何是好？……”

老班头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不知老爷肯是不肯？……”

张县令道：“你快说来。”

老班头道：“明日我们一行人，张张扬扬，打道回府。”

张县令道：“这怎么成？难道不上山请圆慧师太了？”

老班头走出户外，四处张望一番，屋前房后，俱细细查看过，确定无人，才重返房内，一口吹灭了灯火，对张县令附耳细语，道：“老爷，你可知我那张张扬扬回府是何意？”

张县令似有所悟，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

老班头道：“我们那是明走暗不走。”

张县令不解，道：“何为明走暗不走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其余人都大张旗鼓，开道鸣锣地回去，你却偷偷留下来。老爷轿内，放块大石头，让他们抬个无人空轿回去。”

张县令道：“抬个空轿就是了，又放什么大石头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老爷，这种江湖伎俩，你光明正大之人就懂了，倘若贼人在道上监视，见那轿杆直直的空若无物，定会猜到你已留下，岂不大大危险？”

张县令惊出身冷汗，连连称是，道：“那下一步又如何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我们在此小住数日，然后乔装打扮成拜佛的普通香客，再上山去。”

张县令沉吟道：“我们便上山去请得圆慧，日后贼人得知，还是要不利于本官。”

老班头轻笑道：“这个不须担心，小人还有一计在此。我们上山后，便由小人领一帮弟兄，在江湖上四处放风，说那些失了女儿的百姓，自己上山向老尼哭诉，而圆慧师太已决定插手此事。还可把这故事，编得有头有尾，有声有色，不由人不信。这样一来，有两个妙处。”

张县令道：“哪两个妙处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一是可阻吓贼人再度作案，二是江湖上哄传，一定会到老尼耳中，她这次便是不肯下山，听到这个传闻，为维护她武林前辈的身份名位，也得把这桩事揽到自己身上。她一出头，这桩公案便好办了。”

张县令道：“这老尼果有这么大神通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两山一岛，声气相连，且手下门人众多，江湖上何事能难得住他们？纵然老尼个人不行，由她去找铁鹰山和蛟龙岛的人，也比我们强似万千。拿获匪人，只是迟早之事。我们便可坐享其成。”

张县令大喜，道：“此事若办好，老爷重重有赏！”

老班头道：“谢大人。”

于是由老班头出面，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众差役，次日便抬着空轿，一路吆喝着回县衙去了。

这边，老班头和张县令留了下来。

数日匆匆过。

老班头把张县令打扮成客商模样，一绺短须剃去，重粘上部大胡子，脸上淡抹墨烟，顿时老了十余岁，他自己则扮成客商仆役。妆毕，用镜一照，张县令哈哈大笑，连声道好。

青华山一线鸟道，甚是艰险崎岖。

张县令 and 老班头，一步步挨上山去，累得大汗淋漓。

张县令做官之人，虽是小小县令，七品芝麻官，但出门也俱是人轿车马，哪里受过这等苦楚？免不了走一程，歇一程，过了半日，还只在山腰。

此时，他腰酸腿软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仰望仍在云天的峰顶，不觉大声叹气，道：“这老尼也真糊涂，什么地方不好住，却住在那天一般的高处，不是活活累死了人！”

老班头立即用手轻触他，道：“老爷，说话小心，若给人听见，可是大大不敬。”

张县令道：“这野岭荒山，会有什么入，不必大惊小

怪。”

刚说完，下边山道上传来得得蹄声。

老班头道：“说没人，这不是立即有人来了！”

张县令也感奇怪，往下一望，果然见有人骑着牲口沿山路上来。

张县令讶道：“如此窄的山路，而且陡峭，人爬都不易，这人怎能骑牲口？”

老班头一想不错，也朝下望。这一望，更为吃惊。

那牲口是两头小毛驴，其中一头上坐着的是个妙龄女子。

那驴儿来得好快，只一忽儿，就到他们面前。

驴上少女清秀秀，苗苗条条，美貌不可方物。徒见二人，脸显惊讶之色。

她勒了毛驴，然后纵下，将张县令二人上下打量。

老班头心中一动，暗道，她这毛驴，显然是受过训练，方能驮人上山，若能叫她给我们骑，不是省事多了。

于是，他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哪里去？”

那少女格然一笑，声似银铃，道：“你不是瞧着，我这是上山去吗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我家老爷身体不好，又不惯爬山，你这毛驴能否借用一下？”

少女道：“你不见我这驴上驮着东西么？”

老班头一看，毛驴上果然驮着些日常用度之物，笑道：“驮的东西甚少，可否挪到一条驴身上，便可空出一条来了。”

少女道：“这样也无不可，但我问你，你们上山干吗？”

可知此处规矩。”

张县令道：“我们上山进香，另还有要事须与圆慧师太商量。”

少女道：“你们可曾预先通告？”

张县令道：“这个嘛，却没有……”

少女道：“不预先通报，擅上山来，胆子倒不小！”

张县令想，这青华山也在我管辖之下，见一个老尼姑偏有这么多名堂，不由心中不悦，便想发作。

老班头见状，忙赔笑道：“姑娘，我们初来此地，不知规矩，得你指点，感激不尽。只是我们确有要事，不能耽误，今日定要面见师太。姑娘定是师太的什么人，是否烦你先去禀告，我们随后再去？”

少女见他说得谦和，道：“你们果有要事？”

老班头道：“千真万确，而且有关地方百姓身家性命……”

少女纤眉一挑，道：“哦，若是这样，便把这两条毛驴都给你们骑罢。”

张县令大喜，与老班头一道谢过了少女。随即却道：“驴我们都骑了，姑娘你和这些日用东西却怎么处？”

少女道：“不是要我先去禀报么？我拿了东西先走，你们骑着牲口慢慢来！”

二人似信非信。先前他们就瞧见了这毛驴的脚程很快，难道这么个娇弱的小姑娘，负了东西，还要先达山顶？

老班头道：“还是让一条驴驮物件吧，有一条驴给张老爷骑也就够了。”

少女道：“那也不必。”说着，她掏出带子，把东西统

统捆住，做一处拎在手上，百十斤一个大包，她提着竟若无物。

张县令看得呆了，老班头也啧啧称奇。

还未待他俩回过神来，少女轻笑一声，将身纵起，朝着山顶如飞而去。

张县令道：“天下竟有这等能人？！”心里方知，老班头说圆慧老尼武力惊人定非妄语。这少女无疑是老尼门下，门人便如此了得，师父神功可想而知。

少女转瞬去远，接着便在视野里消失，如一道烟尘。

张县令又赞叹一回，老班头道：“老爷，我们这便去吧！”

二人骑上驴背，小毛驴扬蹄奔走，险恶山道，如履平川。先他们还有些担心，走得一程，甚是稳当，不由满心欢喜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山顶便到。

老班头将毛驴拴到庵前树上，与张县令步入庵中。

庵堂甚大，一位老尼与一个道姑品茶闲话。有人进来，并不理会。

张县令暗忖，这老尼定是圆慧了。

老班头整整衣衫，上前一揖到地，道：“圆慧师太，本地县令张大人求见。”

那老尼缓缓侧过头来，但不言语。

老尼面目清削，身材瘦小，无一丝一毫武学大师模样。

张县令心中疑惑，暗道，莫非是认错了人？但既是有求而来，不敢造次，也上前作了一揖。

道姑柳眉微挑，道：“哪里来的两个俗物？”

老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二位远来，有什么话，便请说吧！”

张县令见她并不让坐，没奈何，只得忍气站立，说道：“本县境内连连出现怪案，多方查寻未果，想请大师援手，以助苍生。”

老班头接着把事情始末，细细说了一遍。

老尼静听毕，还未发话，道姑道：“此乃官家的事，我等出家人，哪里管得了许多。”

张县令道：“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望以黎民百姓苦乐为重。”

老尼道：“我与官家素无往来，且小尼远居深山，潜心向佛，江湖之事不甚了了，也无本领可为你缉拿凶犯。”

老班头道：“师太过谦了，传闻师太年轻时，行侠仗义，匪人闻风丧胆，又有言道，欲平江湖事，须问两座山。怎的推说没本事？”

道姑冷笑道：“看不出你，知道的东西还不少。”

张县令再请，辞意恳切。

老尼仍默默无语。

老班头道：“前几日我们在山下，曾于夜半被贼计算，如今是乔装上山，冒死来为百姓请命，师太若一味推诿，岂不令人深失所望，又令宝山盛名蒙羞？”

老班头接着把在山下发生的事说了后，又道：“贼人就在师太眼皮下张狂，师太竟无动于衷？”

老尼双目突然精光暴射，随即收敛，淡淡地道：“此事小尼知道了，二位请走吧！”

二人见圆慧未作肯定答复，便要逐客，不禁面面相觑，